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

人間夫婦願白首，男長女大無疾疢。男娶妻兮女嫁夫，頻見森孫會行走。若還此願遂心懷，百年瞑目黃泉臺。莫教中道有差跌，前妻晚婦情離乖。晚婦狠毒勝蛇蠍，枕邊譖語無休歇。自己生兒似寶珍，他人子女遭磨滅。飯不飯兮茶不茶，蓬頭垢面徒傷嗟。君不見大舜歷山終夜泣，閔騫□月衣蘆花。這篇言語，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，將親生子女勝過一顆九曲明珠，乃希世之寶，何等珍重。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足為怪。單可恨的，偏生要把前妻男女，百般凌虐，糞土不如。若年紀在□五六歲，還不□分受苦，縱然磨滅，漸漸長大，日子有數。惟有□歲內外的小兒女，最為可憐。然雖如此，其間原有三等。那三等？第一等乃富貴之家，幼時自有乳母養娘伏侍，到五六歲便送入學中讀書。況且親族蕃盛，手下婢僕，耳目眾多，尚怕被人談論，還要存個體面。不致有飢寒打罵之苦。或者自生得有子女，要獨吞家業，索性倒弄個斬草除根的手段，有詩為證：

焚稟損階事可傷，申生遭謗伯奇殃。

後妻煽處從來有，幾個男兒肯直腸。

第二等乃中戶人家，雖則體面還有，料道幼時，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，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。那飢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。若父親是個硬掙的，定然衛護女兒，與老婆反目廝鬧，不許他凌虐。也有懼怕丈夫利害，背著眼方敢施行。倘遇了那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也不怕羞，也不怕死，越殺越上的潑悍婆娘，動輒便拖刀弄劍，不是刎頸上吊，定是奔井投河，慣把死來嚇老公，常有弄假成真，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。俗語道得好：「逆子頑妻，無藥可治。」遇著這般潑婦，難道終日廝鬧不成？少不得鬧過幾次，奈何他不下，倒只得詐瞎裝聾，含糊忍痛。也有將來過繼與人，也有送去為僧學道，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。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為。

又有那一種橫肚腸，爛心肝，忍心害理，無情義的漢子。前妻在生時，何等恩愛，把兒女也何等憐惜，到得死後，娶了晚妻，或奉承他妝奩富厚，或貪戀顏色美麗，或中年娶了少婦，因這幾般上，弄得神魂顛倒，意亂心迷，將前妻昔日恩義，撇向東洋大海。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，肉內之刺。到得打罵，莫說護衛勸解，反要加上一頓，取他的歡心。

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，前妻之子，尚無妻室。公論上說不去時，胡亂娶個與他，後母還千方百計，做下魘魅，要他夫妻不睦。若是魘魅不靈，便打兒子，罵媳婦，攛掇老公告忤逆，趕逐出去。那男女之間，女兒更覺苦楚。孩子家打過了，或向學中攻書，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，還可以消遣。做了女兒時，終日不離房戶，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塊，不住腳把他使喚，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。做得少，打罵自不必說。及至贖足了，卻又嫌好道歉，也原脫白不過。生下兒女，恰像寫著包攬文書的，日夜替他懷抱。倘若啼哭，便道是不情願，使性兒難為他孩子。偶或有些病症，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。就是身上有個蚊蟲癩兒，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叮的。更有一節苦處，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，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穢衣服，還要憎嫌洗得不潔淨，加一場咒罵。熬到□五六歲，漸漸成人。那時打罵，就把污話來駢了。不罵要趁漢，定說想老公。可憐女子家無處伸訴，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。倘或聽見，又道裝這許多妖勢。多少女子當不起恁般羞辱，自去尋了一條死路。有詩為證：

不正夫綱怕婆，怕婆無奈後妻何。

任他打罵親生女，暗地心疼不敢訶。

第三等乃朝趁暮食，肩擔之家。此等人家兒女。縱是生母在時，只好苟免飢寒，料道沒甚豐衣足食。巴到□來歲，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，趁三文五文幫貼柴火。若又遇著個兇惡繼母，豈不是苦上加苦。口中吃的，定然有一頓沒一頓，擔飢忍餓。就要口熱湯，也須請問個主意，不敢擅專。身上穿的，不是前拖一塊，定要後破一片。受凍捱寒，也不敢在他面前說個冷字。那幾根頭髮，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。胡亂挽個角兒，還不是擰得披頭蓋臉。兩隻腳久常赤著，從不曾見鞋襪面。若得了雙草鞋，就勝如穿著粉底皂靴。專任的是劈柴燒火，擔水提漿。稍不如意，軟的是拳頭腳尖，硬的是木柴棍棒。那咒罵乃口頭言語，只當與他消閑。到得將就挑得擔子，便限著每日要賺若干錢鈔。若還缺了一文，少不得敲個半死。倘肯攛掇老公，賣與人家為奴，這就算他一點陰德。所以小戶人家兒女，經著後母，□個倒有九個磨折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小家兒女受艱辛，後母加添妄怒嗔。

打罵飢寒渾不免，人前一樣喚娘親。

說話的為何只管絮絮叨叨，道後母的許多短處？只因在下今日要說一個繼母謀害前妻兒女，後來天理昭彰，反受了國法，與天下的後母做個榜樣，故先略道其概。這段話文，若說出來時：直教鐵漢也心酸，總是石人亦淚灑。

你道這段話文，出在哪裡？就本朝正德年間，北京順天府旗手衛，有個蔭籍百戶李雄。他雖是武弁出身，卻從幼聰明好學，深知典籍。及至年長，身材魁偉，膂力過人，使得好刀，射得好箭，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將官。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，升錦衣衛千戶。娶得個夫人何氏。夫妻□分恩愛。生下三女一男：兒子名曰承祖，長女名玉英，次女名桃英，三女名月英。原來是先天後果的。倒是玉英居長，次即承祖。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，便染了個虛怯症候，不上半年，嗚呼哀哉。可憐：

留得舊時殘錦繡，每因腸斷動悲傷。

那時玉英剛剛六歲，承祖五歲，桃英三歲，月英止有五六個月。雖有養娘奶子伏侍，到底像小雞失了雞母，七慌八亂，啼啼哭哭。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，心下煩惱，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。他本是個官身，顧著家裡，便擔擱了公事；到得幹辦了公事，卻又沒工夫照管兒女。真個公私不能兩盡。捱了幾個月日，思想終不是長法，要娶個繼室，遂央媒尋親。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，得了這句言語，到處一兜，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□來歲，又是錦衣衛千戶，一進門就稱奶奶，誰個不肯。三日之間，就請了若干庚貼送來，任憑李雄選擇。俗語有云：「姻緣本是前生定，不許今人作主張。」

李雄千擇萬選，卻揀了個姓焦的人家女兒，年方一□六歲，父母雙亡，哥嫂作主。那哥哥叫做焦榕，專在各衙門打幹，是一個油裡滑的光棍。李雄一時沒眼色，成了這頭親事，少不得行禮納聘。不則一日，娶得回家，花燭成親。

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顏色，女工針指，卻也百伶百俐，只是心腸有些狠毒。見了四個小兒女，便生嫉妒之念。又見丈夫□分愛惜，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，越發不懷好意。他想到：「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，那官職產業好歹是我生子女來承受。如今遭下許多短命賊種，縱掙得潑天家計，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。設使久後，也只有今日這些家業，派到我的子女，所存幾何，可不白白與他辛苦一世？須是哄熟了丈夫，後然用言語唆冷他父子，磨滅死兩三個，止存個把，就易處了。」

你道天下有恁樣好笑的事。自己方才□五六歲，還未知命短命長，生育不生育，卻就算到幾□年後之事，起這等殘忍念頭，要害前妻兒女，可勝嘆哉。有詩為證：

娶妻原為生兒女，現成兒女反為仇。

不是婦人心最毒，還因男子沒長籌。

自此之後，焦氏將著丈夫百般殷勤趨奉。況兼正在妙齡，打扮得如花朵相似，枕席之間，曲意取媚。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，百順百依。只有一件不肯聽他。你道是那件？但說到兒女面上，便道：「可憐他沒娘之子，年幼嬌痴。倘有不到之處，須將好言訓誨，莫要深責。」焦氏攛掇了幾次，見不肯聽，忍耐不住。一日趁老公不在家，尋起李承祖事過，揪來打罵。不道那孩子頭皮寡薄，他的手兒又老辣。一頓亂打，那頭上卻如醉到饅頭，登時腫起幾個大疙瘩。可憐打得那孩子無個地孔可鑽，號淘痛哭。養娘奶子解勸不住。那玉英年紀雖小，生性聰慧，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，已明白晚母不是個善良之輩，心中苦楚，淚珠亂落。在旁看不過，向前道告母親：「兄弟年幼無知，望乞饒恕則個。」焦氏喝道：「小賤人，誰要你多言？難道我打不得的麼？你的打也只在頭

上滴溜溜轉了，卻與別人討饒？」玉英聞得這話，愈加哀楚。

正打之間，李雄已回。那孩了抱住父親，放聲號慟。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，暴躁如雷，翻天作地，鬧將起來。那婆娘索性抓破臉皮，反要死要活，分毫不讓。早有人報知焦榕，特來勸慰。李雄告訴道：「娶令妹來，專為要照管這幾個兒女，豈是沒人打罵，娶來凌賤不成。況又幾番囑付。可憐無母嬌幼，你即是親母一般，凡事將就些，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樣。」

焦榕假意埋怨了妹子幾句，陪個不是，道：「舍妹一來年紀小，不知世故；二來也因從幼養嬌了性子，在家任意慣了。妹丈不消氣得。」又道：「省得在此不喜歡，待我接回去住幾日，勸喻他下次不可如此。」道罷，作別而去。

少頃，雇乘轎子，差個女使接焦氏到家。那婆娘一進門，就埋怨焦榕道：「哥哥，奴總有甚不好處，也該看爹娘分上訪個好對頭匹配才是，怎麼胡亂亂驛送在這樣人家，誤我的終身？」焦榕笑道：「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，也不算駑驢了。但是你自己沒有見識，怎麼抱怨別人？」焦氏道：「那見得我沒有見識？」焦榕道：「妹夫既將兒女愛惜，就順著他性兒，一般著些疼熱。」焦氏嘆道：「又不是親生的，教我著疼熱，還要算計哩。」焦榕笑道：「正因這上，說你沒見識。自古道：『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』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，越該加意愛護。」焦氏道：「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，方才乾淨，為何反要將他愛護？」焦榕道：「大抵小兒女，料沒甚大過失，況婢僕都是他舊人，與你恩義尚疏，稍加責罰，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，說你怎地凌虐。妹夫必然著意防範，何繇除得？他存了這片疑心，就是生病死了，還要疑你有甚緣故，可不是無絲有線。你若將就容得，落得做好人。撫養大了，不怕不孝順你。」焦氏把頭三四搖道：「這是斷然不成。」

焦榕道：「畢竟容不得，須依我說話。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，婢僕們施些小惠，結為心腹。暗地察訪，內中倘有無心向你，並口嘴不好的，便趕逐出去。如此過了一年兩載，妹夫信得你真了，婢僕又皆是心腹，你也必然生下子女，分了其愛。那時覷個機會，先除卻這孩子，料不疑慮到你。那幾個丫頭，等待年長，叮囑童僕們一齊駕起風波，只說有私情勾當。妹夫是有官職的，怕人恥笑，自然逼其自盡。是恁樣陰險陽勸做去，豈不省了目下受氣？又見得你是好人。」焦氏聽了這片言語，不勝喜歡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。是我錯埋怨你了。今番回去，依此而行。倘到緊要處，再來與哥哥商量。」

不題焦榕兄妹計議。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，反添上一頂愁帽兒，想道：「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，卻到增了一個魔頭。後邊日子正長，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？」左思右算，想出一個道理。你道是甚麼道理？原來收拾起一間書室，請下一個老儒，把玉英、承祖送入書堂讀書，每日茶飯俱著人送進去吃，直至晚方才放學。教他遠了晚娘，躲這打罵。那桃英、月英自有奶子照管，料然無妨。常言：「夫妻是打罵不開的。」

過了數日，只得差人去接焦氏。焦榕備些禮物，送將回來。焦氏知得請下先生，也解了其意，更不道破。這番歸來，果然比先大不相同，一味將笑撮在臉上，調引這幾個個男女，親親熱熱，勝如親生。莫說打罵，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口。待婢僕們也分寬恕，不常賞賜小東西。大凡下人，肚腸極是窄狹，得了須微之利，便極口稱功誦德，歡聲溢耳。李雄初時甚覺奇異，只道懼怕他鬧吵，當面假意殷勤，背後未必如此。幾遍暗地打聽，冷眼偷瞧，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。過了年餘，愈加珍愛。李雄萬分喜悅，想道：「不知大舅怎生樣勸諭，便能改過從善。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，只在一轉念耳。」從此放下這片肚腸。夫妻恩愛愈篤。

那焦氏巴不能生下個兒子。誰知做親二年，尚沒身孕。心中著急，往各處寺觀庵堂，燒香許願。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。

燒了香，許過願，真個就身懷六甲。到得□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兒子，乳名亞奴。你道為何叫這般名字？原來民間有個俗套，恐怕小兒家養不大，常把賤物為名，取其易長的意思，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。那焦氏也恐難養，又不好叫恁般名色，故只喚做亞奴，以為比奴僕尚次一等，即如牛兒狗兒之意。李雄只道焦氏真心愛惜兒女，今番生下亞奴，亦分珍重。三朝滿月，遍請親友吃慶喜筵宴，不在話下。常言說得好：「只愁不養，不愁不長。」眨眼間，不覺亞奴又已周歲。那時玉英已是□齡，長得婉麗飄逸，如畫圖中人物，且又賦性敏慧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善能吟詩作賦。其他描花刺繡，不教自會。兄弟李承祖，雖然也是個聰明孩子，到底趕不上姐姐，曾詠綠萼梅，詩云：

並是調羹種，偏栽碧玉枝。

不誇紅有艷，兼笑白無奇。

蕊綻鶯忘啄，花香蝶未窺。

隴頭羌笛奏，芳草總堪疑。

因有了這般才藻，李雄倍加喜歡，連桃英、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。又嘗對焦氏說道：「玉英女兒，有如此美才，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，訪一個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，待他夫婦唱和，可不好麼？」焦氏口雖讚美，心下越增妒忌。正要設計下手，不想其年乃正德□四年，陝西反賊楊九兒擡皋蘭山作亂，累敗官軍，地方告急。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充總兵官，統領兵馬前去征討。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，特薦為前部先鋒。

你想軍情之事，火一般緊急，可能勾少緩？半月之間，擇日出師。李雄收拾行裝器械，帶領家丁起程。臨行時又叮囑焦氏，好生看管兒女。焦氏答道：「這事不消吩咐。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，馬到成功，博個封妻蔭子。」

夫妻父子正在分別，外邊報：「趙爺特令教場相會。」李雄灑淚出門。急急上馬，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，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，三軍齊向北闕謝恩，口稱萬歲三聲。趙爺吩咐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。李雄領了將令，放起三個轟天大炮，眾軍一聲吶喊，遍地鑼鳴，離了教場，望陝西而進。軍容整肅，器仗鮮明。一路上逢山開徑，遇水疊橋。

不則一日，已至陝西地面，安營下寨，等大軍到來，一齊進發。與賊兵連戰數陣，互相勝負。到七月□四，賊兵挑戰，趙爺令李雄出陣。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，奮勇殺入。賊兵抵擋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李雄乘勝追逐數里。不想賊人伏兵四起，團團圍住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，外面救兵又被截斷。李雄部下雖然精勇，終是眾寡不敵。鏖戰到晚，全軍盡沒。可憐李雄蓋世英雄，到此一場春夢。正是：

正氣千尋橫宇宙，孤魂萬里占清寒。

趙忠出征之事，按下不題。卻說焦氏方要下手，恰好遇著丈夫出征，可不天湊其便。李雄去了數日，一乘轎子，擡到焦榕家裡，與他商議。焦榕道：「據我主意，再緩幾時。」焦氏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焦榕道：「妹夫不在家，死了定生疑惑。」

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。妹夫回家知道，越信你是個好人。那時出個不意，弄個手腳，必無疑慮，可不妙哉。」焦氏依了焦榕說話，真個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，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。誰知巴到八月初旬，陝西報到京中，說七月□四日與賊交鋒，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，先勝後敗，全軍盡沒。焦榕是專在各衙門當幹的，早已知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如飛報與妹子。焦氏聞說丈夫戰死，放聲號慟。那玉英姊妹尤為可憐，一個個哭得死而復甦。焦氏與焦榕商議，就把先生打發出門，合家掛孝，招魂設祭，擺設靈座。親友盡來弔唁。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，動輒便是打罵。

又過了月餘，焦氏向焦榕道：「如今丈夫已死，更無別慮，動了手罷。」焦榕道：「倒有個妙策在此，不消得下手。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，又怨你不著。」焦氏忙問有何妙策。焦榕道：「妹夫陣亡，不知屍首下落。再捱兩月，等到嚴寒天氣，差一個心腹家人，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。他是個孩子家，那曾經途路風霜之苦，水土不服，自然中道病死。設或熬得到彼處，叮囑家人撤了他，暗地自回。那時身畔沒了盤纏，進退無門，不是凍死，定然餓死。這幾個丫頭，饒他性命，賣與人為妾作婢，還值好些銀子。豈非一舉兩得。」焦氏連稱有理。耐至臘月初旬，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：「你父親半世辛勤，不幸喪於沙場，無葬身之地。雖在九泉，安能瞑目。昨日聞得舅舅說，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，敵兵退去千里之外，道路已是寧靜。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葬，少盡夫妻之情。又恐我是個少年寡婦，出頭露面，必被外人談恥，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。倘能尋得回來，也見你為子的一點孝心。行裝都已準備下了，明早便可登程。」承祖聞言，雙眼淚道：「母親言之有理，孩兒明早便行。」

玉英料道不是好意，大吃一驚，乃道：「告母親：爹爹暴棄沙場，理合兄弟前去尋覓。但他年紀幼小，路途跋涉，未曾經歷。萬一有些山高水低，可不枉送一死？何不再差一人，與苗全同去，總是一般的。」焦氏大怒道：「你這逆種。當初你父存日，將你姐妹如珍寶一般愛惜。如今死了，就忘恩背義，連骸骨也不要了。你讀了許多書，難道不曉得昔日木蘭代父征西，綰繫上書代刑？這兩個一般也是幼年女子，有此孝順之心。你不能夠學他恁般志氣，也去尋覓父親骸骨，反來阻擋兄弟莫去。況且承祖還是個男兒，一路又有人服事，須不比木蘭女上陣征戰，出生入死，那見得有甚麼山高水低，枉送了性命。要你這樣不孝女何用。」一頓亂嚷，把玉英羞得滿面通紅，哭告道：「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，要尋訪骸屍歸葬？止因兄弟年紀尚幼，恐受不得辛苦。孩兒情願代兄弟一行。」焦氏道：「你便想要到外邊去遊山玩景快活，只怕我心裡還不肯哩。」當晚玉英姊妹擠在一處言別，嗚嗚的哭了半夜。

李承祖道：「姐姐，爹爹骸骨暴棄在外，就死也說不得。待我去尋覓回來，也教母親放心，不必你憂慮。」到了次早，焦氏催促起程。姊妹們灑淚而別。焦氏又道：「你若尋不著父親骸骨，也不必來見我。」李承祖哭道：「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，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。」苗全扶他上牲口，經出京師。

你道那苗全是誰？乃焦氏帶來贈嫁的家人中第一個心腹，已暗領了主母之意，自在不言之表。主僕二人離了京師，望陝四進發。此時正是隆冬天氣，朔風如箭，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。往來牲口，恰如在綿花堆裡行走。那李承祖不上□歲孩子，況且從幼嬌養，何曾受這般苦楚。在牲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，常常望著雪窩裡顛將下來。在路曉行夜宿，約走了□數日。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，生起病來，對苗全道：「我身子覺得不好，且將息兩日再行。」苗全道：「小官人，奶奶付的盤纏有限，忙忙趕到那邊，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。路上若再擔擱兩日，越發弄不來了。且勉強捱到省下，那時將養幾日罷。」李承祖又問：「到省下還有幾多路？」苗全笑道：「早哩。極快還要二□個日子。」李承祖無可奈何，只得熬著病體，含淚而行。有詩為證：

可憐童稚離家鄉，匹馬迢迢去路長。

遙望沙場何處是？亂雲衰草帶斜陽。

又行了兩日。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，牲口甚難坐。苗全又不肯暫停，也不雇腳力，故意扶著步行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。又捱了半日，來到一個地方名喚保安村。李承祖道：「苗全，我半步移不動了，快些尋個宿店歇罷。」苗全聞言，暗想道：「看他這個模樣，料然活不成了。若到店客中住下，便難脫身，不如撇在此間，回家去罷。」乃道：「小官人，客店離此尚遠。你既行走不動，且坐在此，待我先去放下包裹，然後來背你去，何如？」李承祖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遂扶至一家門首階沿上坐下。苗全拽開腳步，走向前去，問個小路抄轉，買些飯食吃了，雇個牲口，原從舊路回家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李承祖坐在階沿上，等了一回，不見苗全轉來。自覺身子存坐不安，倒身臥下，一覺睡去。那個人家卻是個孤孀老嫗，住得一間屋兒，坐在門口紡紗。初時見一漢子扶個小廝，坐於門口，也不在其意。直至傍晚，拿只桶兒要去打水，恰好攔門熟睡，叫道：「兀那個官人快起來。讓我們打水。」

李承祖從夢中驚醒，只道苗全來了，睜眼看時，乃是那屋裡的老嫗，便掙扎坐起道：「老婆婆有甚話說？」那老嫗聽得語言不是本地上人物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，卻睡在此間？」李承祖道：「我是京中來的。只因身子有病，行走不動，借坐片時，等家人來到，即便去了。」老嫗道：「你家人在哪裡？」李承祖道：「他說先至客店中，放了包裹，然後來背我去。」老嫗道：「哎喲。我見你那家人去時，還是上午。如今天將晚了，難道還走不到？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，撇下你逃走去了。」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，不曾看天色早晚，只道不多一回。聞了此言，急回頭仰天觀望，果然日已燻西，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一定這狗才料我病勢漸凶，懶得伏侍，逃走去了。如今教我進退兩難，怎生是好。」禁不住眼中流淚，放聲啼哭。有幾個鄰家俱走來觀看。

那老嫗見他哭的苦楚，亦覺孤恻，倒放下水桶，問道：「小官人，你父母是何等樣人？有甚緊事，恁般寒天冷月，隨個家人行走？還要往哪裡去？」李承祖帶淚說道：「不瞞老婆婆說，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，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，不幸父親陣亡。母親著我同家人苗全到戰場上尋覓骸骨歸葬。不料途中患病，這奴才就撇我而逃，多分也做個他鄉之鬼了。」

說罷，又哭。眾人聞言，各各嗟嘆。那老嫗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原來是好人家子息，些些年紀，有如此孝心，難得，難得。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，睡在這冷石上，愈加不好了。且掙扎起來，到我鋪上去睡睡，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。」李承祖道：「多謝婆婆美情。恐不好打攪。」那老嫗道：「說哪裡話。誰人沒有患難之處。」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。鄰家也各自散了。承祖跨入門檻，看時，側邊便是個火炕，那鋪兒就在炕上。老嫗支持他睡下，急急去汲水燒湯，與承祖吃。到半夜間，老嫗摸他身上，猶如一塊火炭。至天明看時，神思昏迷，人事不醒。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脈，取出錢鈔，贖藥與他吃，早晚伏侍。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凶，在背後笑那老嫗著甚要緊，討這樣煩惱。老嫗聽見，只做不知，毫無倦怠。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，得遇恁般好人。有詩為證：

家中母子猶成怨，路次閑人反著疼。

美惡性生天壤異，反教陌路笑親情。

李承祖這場大病，捱過殘年，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。在鋪上看著那老嫗謝道：「多感婆婆慈悲，救我性命。正是再生父母。若能掙扎回去，定當厚報大德。」那老嫗道：「小官人何出此言。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，故此相留，有何恩德，卻說厚報二字。」光陰迅速，倏忽又三月已盡，四月將交。那時李承祖病體痊愈，身子硬掙，遂要別了老嫗，去尋父親骸骨。

那老嫗道：「小官人，你病體新痊，只怕還不可勞動。二來前去不知尚有幾多路程，你孤身獨自，又無盤纏，如何去得。不如住在此裡，待我訪問近邊有人京的，托他與你帶信到家，教個的當親人來同去才好。」承祖道：「承婆婆過念，只是家裡也沒有甚親人可來；二則在此久擾，於心不安；三則恁般溫和時候，正好行走。倘再捱幾時，天道炎熱，又是一節苦楚。」

我的病症，覺得全妥，料也無妨。就是一路去，少不得是個大道，自然有人往來。待我慢慢求乞前去，尋著了父親骸骨，再來相會。」那老嫗道：「你縱到彼尋著骸骨，又無銀兩裝載回去，也是徒然。」李承祖道：「那邊少不得有官府。待我去求告，或者可憐我父為國身亡，設法裝送回家，也未可知。」

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，又去尋湊幾錢銀子相贈。兩下淒淒慘慘，不忍分別，倒像個嫡親子母。臨別時，那老嫗含著眼淚囑道：「小官人轉來，是必再看看老身，莫要竟自過去。」

李承祖喉間哽咽，答應不出，點頭涕泣而去；走兩步，又回頭來觀看。那老嫗在門首，也直至望不見了，方才哭進屋裡。

這些鄰家沒一個不笑他是個痴婆子：「一個遠方流落的小廝，白白裡賠錢賠鈔，伏侍得才好，急鬆鬆就去了，有甚好處，還這般哭泣。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？」遂把這事做笑話傳說。

看官，你想那老嫗乃是貧窮寡婦，倒有些義氣。一個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廝，收留回去，看顧好了，臨行又賚贈銀兩，依依不捨。像這班鄰里，都是鬚眉男子，自己不肯施仁仗義，及見他人做了好事，反又振臂簸嘴。可見人面相同，人心各別。

閒話休題。

且說李承祖又無腳力，又不認得路徑，順著大道，一路問訊，捱向前去。覺道勞倦，隨分庵堂寺院，市鎮鄉村，即便借宿。又虧著那老嫗這幾錢銀子，將就半飢半飽，度到臨洮府。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，道路荒涼，人民稀少。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，直至泉蘭山相近，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。怎奈身邊止存得□數文銅錢，只得單買了一陌紙錢，討個火種，向戰場一路跑來。遠遠望去，只見一片曠野，並無個人影來往，心中先有五分懼怯，便立住腳，不敢進步，卻又想道：「我受了千辛萬苦，方到此間。若是害怕，怎能夠尋得爹爹骸骨？須索拚命前去。」大著膽飛奔到戰場中。舉目看時，果然好淒慘也。但見：

荒原漠漠，野草萋萋。四郊荆棘交纏，一望黃沙無際。觸目暴露，堪憐昔日英雄；白骨拋殘，可惜當年壯士。陰風習習，惟聞

鬼哭神號；寒露濛濛，但見狐奔兔走。猿啼夜月腸應斷，雁唳秋雲魂自消。

李承祖吹起火種，焚化紙錢，望空哭拜一回。起來仔細尋覓，團團走遍，但見白骨交加，並沒一個全屍。原來趙總兵殺退賊兵，看見屍橫遍野，心中不忍，即於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，收拾屍骸焚化，因此沒有全屍遺存。李承祖尋了半日，身子困倦，坐於亂草之中，歇息片時。忽然想起：「征戰之際，遇著便殺，即為戰場，料非只此一處。正不知爹爹當日喪於那個地方？我卻專在此尋覓，豈不是個呆子？」卻又想到：「我李承祖好□分懵懂。爹爹身死已久，血肉定自腐壞，骸骨縱在目前，也難廝認。若尋認不出，可不空受這番勞碌。」

心下苦楚，又向空禱告道：「爹爹陰靈不遠：孩兒李承祖千里尋訪至此，收取骸骨，怎奈不能識認。爹爹，你生前盡忠報國，死後自是為神。乞顯示骸骨所在，奉歸安葬。免使暴露荒丘，為無祀之鬼。」祝罷，放聲號哭。又向白骨叢中，東穿西走一回。看看天色漸晚，料來安身不得，隨路行走，要尋個歇處。

行不上一里田地，斜插裡林子中，走出一個和尚來。那和尚見了李承祖，把他上下一相，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好大膽。

此是甚麼所在，敢獨自行走？」李承祖哭訴道：「小的乃京師人氏，只因父親隨趙總兵出征陣亡，特到此尋覓骸骨歸葬。不道沒個下落，天又將晚，要覓個宿處。師父若有庵院，可憐借歇一晚，也是無量功德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這小小孩子，反有此孝心，難得，難得。只是屍骸都焚化盡了，哪裡去尋覓。」

李承祖見說這話，哭倒在地。那和尚扶起道：「小官人，哭也無益，且隨我去住一晚，明日打點回家去罷。」李承祖無奈，只得隨著和尚。又行了二里多路，來到一個小小村落，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。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庵，開門進去，吹起火來，收拾些飯食，與李承祖吃了。問道：「小官人，你父親是何衛軍士？在那個將官部下？叫甚名字？」李承祖道：「先父是錦衣衛千戶，姓李名雄。」和尚大驚道：「原來是李爺的公子。」李承祖道：「師父，你如何曉得我先父？」

和尚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，名叫曾虎二，去年出征，撥在老爺部下。因見我勇力過人，留我帳前親隨，另眼看承。許我得勝之日，扶持一官。誰知七月□四，隨老爺上陣，先斬了數百餘級，賊人敗去。一時恃勇，追逐□數里，深入重地。賊人伏兵四起，圍裹在內。外面救兵又被截住，全軍戰沒。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，各帶重傷，只得同伏在亂屍之中，到深夜起來逃走，不想老爺已死。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牆，隨負至牆下，推倒牆土掩埋。那時敵兵反攔在前面，不能歸營。逃到一個山灣中，遇一老僧，收留在庵。

虧他服事，調養好了金瘡，朝暮勸化我出家。我也想：死裡逃生，不如圖個清閑自在。因此依了他，削髮為僧。今年春間，老師父身故。有兩個徒弟道我是個來來僧，不容住在庵中。我想既已出家，爭甚是非？讓了他們，要往遠方去，行腳經過此地，見這茅庵空閒，就做個安身之處，往遠近村坊抄化度日。不想公子親來，天遣相遇。」李承祖見說父親屍骨尚存，倒身拜謝。和尚連忙扶住，又問道：「公子恁般年嬌力弱，如何家人也不帶一個，獨自行走？」

李承祖將中途染病，苗全拋棄逃回，虧老嫗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，又道：「若尋不見父親骨殖，已拚觸死沙場，天幸得遇吾師，使我父子皆安。」和尚道：「此皆老爺英靈不泯，公子孝行感格，天使其然。只是公子孑然一身，又沒盤纏，怎能勾裝載回去？」公子道：「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，不知可肯？」和尚笑道：「公子差矣。常言道：『官情如紙薄。』總然極厚相知，到得死後，也還未可必，何況素無相識？卻做恁般痴想。」

李承祖道：「如此便怎麼好？」和尚沉吟半晌，乃道：「不打緊。我有個道理在此。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傢伙之內，待我負著，慢慢一路抄化至京，可不好麼？」李承祖道：「吾師肯恁般用情，生死銜恩不淺。」和尚道：「我蒙老爺識拔之恩，少效犬馬之勞，何足掛齒。」

到了次日，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，兩條索子，又借柄鋤頭，又買了幾陌紙錢，鎖上庵門，引李承祖前去。約有數里之程，也是一個村落，一發沒個人煙。直到土牆邊放下竹籠，李承祖就哭啼起來。和尚將紙錢焚化，拜祝一番，運起鋤頭，掘開泥土，露出一堆白骨。從腳上逐節兒收置籠中，掩上籠蓋，將索子緊緊捆牢，和尚負在背上。李承祖搨了鋤頭，回至庵中。和尚收拾衣鉢被窩，打個包兒，做成一擔，尋根竹子，挑出庵門。把鋤頭還了，又與各鄰家作別，央他看守。二人離了此處，隨路抄化，盤纏盡是有餘。不則一日，已至保安村。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，逕來謝別。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，日夕掛懷，染成病症，一命歸泉。有幾個親戚，與他備辦後事，送出郊外，燒化久矣。李承祖問知鄰里，望空遙拜，痛哭一場，方才上路。共行了三個多月，方達京都。

離城尚有□里之遠，見旁邊有個酒店，和尚道：「公子且在此少歇。」齊入店中，將竹籠放於桌上，對李承祖說道：「本該送公子到府，向靈前叩個頭兒才是。只是我原係軍人，雖則出家，終有人認得。倘被拿作逃軍，便難脫身，只得要在此告別，異日再圖相會。」李承祖垂淚道：「吾師言雖有理，但承大德，到我家中，或可少盡。今在此外，無以為報，如之奈何？」和尚道：「何出此言。此行一則感老爺昔年恩誼，二則見公子窮途孤弱，故護送前來。那個貪圖你的財物。」正說間，酒保將過酒餚。和尚先捏在竹籠前祭奠，一連叩了四五個頭，起來又與李承祖拜別。兩下各各流淚。飲了數杯，算還酒錢，又將錢雇個牲口，與李承祖乘坐，把竹籠教腳夫背了，自己也背上包裹，齊出店門，灑淚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欲收父骨走風塵，千里孤窮一病身。

老嫗周旋僧作伴，皇天不負孝心人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苗全自從撇了李承祖，雇著牲口趕到家中。只說已至戰場，無處覓尋骸骨，小官人患病身亡，因少了盤纏，不能帶回，就埋在彼。暗將真信透與焦氏。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，二來被焦氏日夕打罵，不勝苦楚，又聞了這個消息，愈加悲傷。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。那童僕們見家主陣亡，小官人又死，已尋旺處飛去，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個養娘，門庭冷如冰炭。焦氏恨不得一口氣吹大了亞奴，襲了官職，依然熱鬧。又聞得兵科給事中上疏，奏請優恤陣亡將士。聖旨下在兵部查復。焦氏多將金銀與焦榕，到部中上下使用，要謀升個指揮之職。那焦榕平日與人幹辦，打慣了偏手，就是妹子也說不得也要下隻手兒。

一日，焦榕走來回復妹子說話，焦氏安排酒餚款待。原來他兄妹都與酒饜同年，吃殺不醉的。從午後吃起直至申牌時分，酒已將竭，還不肯止。又教苗全去買酒。苗全提個酒瓶走出大門，剛欲跨下階頭，遠遠望見一騎牲口，上坐一個小廝，卻是小主人李承祖。吃這驚不小，暗道：「原來這冤家還在。」撥轉身跑入裡邊，悄悄報知焦氏。焦氏即與焦榕商議停當，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砵礮。二人依舊坐著飲酒，等候李承祖進來，不題。

且說李承祖到了自家門首，跳下牲口，趕腳的背著竹籠，跟將進來。直至堂中，靜悄悄並不見一人，心內傷感道：「爹爹死了，就弄得這般冷落。」教趕腳的把竹籠供在靈座上，打發自去。李承祖向靈前叩拜，轉著去時的苦楚，不覺淚如泉湧，哭倒在拜臺之上。焦氏聽得哭聲，假意教丫頭出來觀看。

那丫頭跑至堂中，見是李承祖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帶跌而奔，報道：「奶奶，公子的魂靈來家了。」焦氏照面一口涎沫，道：「啐。青天白日這樣亂話。」丫頭道：「見在靈前啼哭。奶奶若不信，一同去看。」焦榕也假意說道：「不信有這般奇事。」一齊走出外邊。李承祖看見，帶著眼淚向前拜見。焦榕扶住道：「途路風霜，不要拜了。」焦氏掙下幾點眼淚，說道：「苗全回來，說你有不好的信息。日夜想念，懊悔當初教你出去。今幸無事，萬千之喜了。只是可曾尋得骸骨？」李承祖指著竹籠道：「這個裡邊就是。」焦氏捧著竹籠，便哭起天來。

玉英姊妹，已是知得李承祖無恙，又驚又喜，奔至堂前，四個男女，抱做一團而哭。哭了一回，玉英道：「苗全說你已死，怎地卻又活了？」李承祖將途中染病，苗全不容暫停，直至遇見和尚送歸始末，一一道出。焦榕怒道：「苗全這奴才恁般可惡。待我

送他到官，活活敲死，與賢甥出氣。」李承祖道：「若得舅舅張主，可知好麼。」焦氏道：「你途中辛苦了，且進去吃些酒飯，將息身子。」遂都入後邊。焦榕扯李承祖坐下，玉英姊妹，自避過一邊。焦氏一面教丫頭把酒去熱，自己蹣到後門首，恰好苗全已在那裡等候。焦氏接了藥，吩咐他停一回進來。焦氏到廚下，將丫鬟使開，把藥傾入壺中，依原走來坐下。

少頃，丫頭將酒鏟湯得飛滾，拿至桌邊。焦榕取過一隻茶甌，滿斟一杯，遞與承祖道：「賢甥，借花獻佛，權當與你洗塵。」承祖道：「多謝舅舅。」接過手放下，也要斟一杯回敬。

焦榕又拿起，直推至口邊道：「我們飲得多了，這壺中所存有限，你且乘熱飲一杯。」李承祖不知好歹，骨都都飲個乾淨。

焦榕又斟過一杯道：「小官人家須要飲個雙杯。」又推到口邊。

那李承祖因是尊長相勸，不敢推托，又飲乾了。焦榕再把壺斟時，只有小半杯，一發勸李承祖飲了。那酒不飲也罷，才到腹中，便覺難過，連叫肚痛。焦氏道：「想是路上觸了臭氣了。」李承祖道：「也不曾觸甚臭氣。」焦氏道：「或者三不知，哪裡覺得。」須臾間藥性發作，猶如鋼槍攢刺，烈火焚燒，疼痛難忍，叫聲：「痛死我也。」跌倒在地。焦榕假驚道：「好端端地，為何痛得恁般利害？」焦氏道：「一定是絞腸沙了。」急救丫頭扶至玉英床上睡下，亂撕亂跌，只叫難過。慌得玉英姊妹手足無措，哪裡按得他住。不消半個時辰，五臟迸裂，七竅流紅，大叫一聲，命歸泉府。旁邊就哭殺了玉英姊妹，喜殺了焦氏婆娘，也假哭幾聲。

焦榕道：「看這模樣，必是觸犯了神道，被喪煞打了。如今幸喜已到家裡，還好。只是占了甥女臥處，不當穩便。就今夜殮過，省得他們害怕。」焦氏便去取出些銀錢。那時苗全已轉進前門，打探聽得裡邊哭聲鼎沸，量來已是完帳，逕走入來。焦氏恰好看見，把銀遞與苗全，急忙去買下一具棺木，又買兩壺酒，與苗全吃勾一醉。先把棺木放在一門廂房裡，然後揎拳裸臂，跨入房中，教玉英姊妹走開。向床上翻那屍首，也不揩抹去血污，也不換件衣服，伸著雙手，便抱起來。一則那廂有些蠻力，二則又趁著酒興，三則口數歲孩子，原不甚重，輕輕的托在兩臂，直至廂房內盛殮。玉英姊妹，隨後哭泣。誰知苗全落了銀子，買小了棺木，屍首放下去，兩隻腿露出了五六寸。只得將腿兒豎起，卻又頂浮了棺蓋。苗全扯來拽去，沒做理會。玉英姊妹看了這個光景，越發哭得慘傷。焦氏沉吟半晌，心上一計。把玉英姊妹並丫頭都打發出外，掩上門兒，教苗全將屍首拖在地上，提起斧頭，砍下兩隻小腿，橫在頭下，倒好做個枕兒。收拾停當，釘上棺蓋，開門出來。焦榕自回家鄉。玉英覷見棺已釘好，暗想道：「適來放不下，如何打發我姊妹出來了，便能釘上棺蓋？難道他們有甚法術，把棺木化大了，屍首縮小了？」好生委決不下。

過了兩日，焦氏備起衣衾棺槨，將丈夫骸骨重新殮過，擇日安葬祖塋。恰好優恤的覆本已下：李雄止贈忠勇將軍，不准升襲指揮。焦氏用費若干銀兩，空自送在水裡。到了安葬之日，親鄰齊來相送。李承祖也就埋在墳側。偶有人問及，只說路上得了病症，到家便亡。那親戚都不是切己之事，那個去查他細底。可憐李承祖沙場內倒掙扎得性命，家庭中反斷送了殘生。正是：

非故翻如故，宜親卻不親。

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

常言道：「痛定思痛。」李承祖死時，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。到葬後漸漸想出疑惑來。他道：「如何不前不後，恰恰裡到家便死，不信有恁般湊巧。況兼口鼻中又都出血；且又不揀個時辰，也不收拾個乾淨。棺木小了，也不另換，哄了我們轉身，不知怎地，胡亂送入裡邊。那苗全聽說要送他到官，至今半句不題，比前反覺親密，顯像是母親指使的。看起那般做作，我兄弟這死，必定有些蹊蹺。」心中雖則明白，然亦無可奈何，只索付之涕泣而已。

那焦氏謀殺了李承祖之後，卻又想到：「這小殺才已除，那幾個小賤人日常雖受了些磨折，也只算與他拂養。須是教他大大吃些苦楚，方不敢把我輕覷。」自此日逐尋頭討腦，動輒便是一頓皮鞭，打得體無完膚，卻又不許啼哭。若還則一則聲，又重新打起。每日止給兩餐稀湯薄粥，如做少了生活，打罵自不消說，連這稀湯薄粥也沒有得吃了。身上的好衣服，盡都剝去。將丫頭們的舊衣舊裳，換與穿著。臘月天氣，也只得三四層單衣，背上披一塊舊綿絮。夜間止有一條蒿薦，一條破被單遮蓋，寒冷難熬，如蛆蟲般，攪成一團，苦楚不能盡述。玉英姊妹捱忍不過，幾遍要尋死路，卻又指望還有個好日，捨不得性命，互相勸解。真個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

看看過了殘歲，又是新年。玉英已是□二歲了。那年二月間，正德爺晏駕，嘉靖爺嗣統，下速招選邊嬪妃。府司著令民間挨家呈報，如有隱匿，罪坐鄰里。那焦氏的鄰家，平昔曉得玉英才貌兼美，將名具報本府。一張上選的黃紙帖在門上。那時焦氏就打帳了做皇親國戚的念頭，掉過臉來，將玉英百般奉承，通身換了綾羅錦繡，肥甘美味，與他調養。又將銀兩教焦榕到禮部使用。那玉英雖經了許多磨折，到底骨格猶存。將息數日，面容頓改，又兼穿起華麗衣服，便似畫圖中人物。府司選到無數女子，推他為第一，備文齊送到禮部選擇。禮部官見了玉英這個容儀，已是萬分好了。但只年在幼小，恐不諳侍御，發回寧家。那焦氏因用了許多銀子，不能勾中選，心下懊悔氣惱，原翻過向日嘴臉，好衣服也剝去了，好飲食也沒得吃了，打罵也更覺動了。

常言說得好：「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。」當初李雄家業，原不甚大。自從陣亡後，焦氏單單算計這幾個小兒女，那個思想去營運。一窩子坐食，能夠幾時。況兼為封蔭選妃二事，又用空了好些。日漸日深，看看弄得罄盡。兩個丫頭也賣來完在肚裡。那時沒處出豁，只得將住房變賣。誰知苗全這廝，見家中敗落，亞奴年紀正小，襲職日子尚遠，料想目前沒甚好處。趁焦氏賣得房價，夜間換入臥房，偷了銀兩，領著老婆，逃往遠方受用去了。到次早，焦氏方才覺得。這股悶氣無處發泄，又遷怒到玉英姊妹，說道：「如何不醒睡，卻被他偷了東西去？」又都奉承一頓皮鞭，一面教焦榕告官緝捕。過了兩月，哪裡有個蹤跡？此時買主又來催促出房。無可奈何，與焦榕商議，要把玉英出脫。焦榕道：「玉英這個模樣兒，慢慢的覓個好主顧，怕道不是一大注銀子。如今急切裡尋人，能值得多少？若不先把小的胡亂貨一個來使用。」焦氏依了焦榕，便把桃英賣與一個豪富人家為婢。姊妹分別之時，你我不忍分捨，好不慘傷。焦氏賃了一處小房，擇日遷居。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，一旦棄諸他人，不勝傷感。走出堂前，擡頭看見樑間燕子，補綴舊壘，旁邊又營一個新巢，暗嘆道：「這燕兒是個禽鳥，秋去春來，倒還有歸巢之日。我李玉英今日離了此地，反沒個再來之期。」撫景傷心，托物喻意，乃作《別燕詩》一首。詩云：

新巢泥落舊巢歇，塵半疏簾欲掩遲。

愁對呢喃終一別，畫堂依舊主人非。

原來焦氏要依傍焦榕，卻搬在他側邊小巷中，相去只有半箭之遠，間壁乃是貴家的花園。那房屋止得兩間，諸色不便。要桶水兒，直要到鄰家去汲。那焦氏平日受用慣的，自去不成，少不得通在玉英、月英兩個身上。姊妹此時也難顧羞恥，只得出頭露面。又過了幾時，桃英的身價漸漸又將摸完。一日傍晚，焦氏引著亞奴在門首閑立，見一個乞用女兒，止有□數歲，在街上求討，聲音叫得□分慘傷。有個鄰家老嫗對他說道：「這般時候，哪個肯捨。不時回去罷。」那叫化女兒哭道：「奶奶，你哪裡曉得我的苦楚。我家老的，限定每日要討五□文錢，若少了一文，便打個臭死，夜飯也不與我吃，又要在明日補足。如今還少六七文，怎敢回去。」那老嫗聽說得苦惱，就捨了兩文。旁邊的人，見老嫗捨了，一時助興，你一文，我一文，登時倒有□數文。那叫化女兒，千恩萬謝，轉身去了。焦氏聽了這片言語，那知反撥動了個貪念，想道：「這個小化子，一日倒討得許多錢。我家月英那賤人，面貌又不□分標緻，賣與人，也值得有限，何不教他也做這樁道路，倒是個永遠利息？」

正在沉吟，恰好月英打水回來。焦氏道：「小賤人，你可見那叫街的丫頭麼？他年紀比你還小，每日倒趁五□文錢。你可有處尋得三文五文哩？」月英道：「他是個乞丐，千爺爺、萬奶奶叫來的。孩兒怎比得他。」焦氏喝道：「你比他有甚麼差。」

自明日為始，也要出去尋五□文一日，若少一文，便打下你下半截來。」玉英姊妹見說要他求乞，驚得面面相覷，滿眼垂淚，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家世代為官，多有人認得，也要存個體面。若教出去求乞，豈不辱抹門風，被人恥笑。」

焦氏道：「見今飯也沒有得吃了，還要甚麼體面，怕甚麼恥笑。」

月英又苦告道：「任憑母親打死了，我決不去的。」焦氏怒道：「你這賤人，恁般不聽教訓。先打個樣兒與你嘗嘗。」即去尋了一塊木柴，揪過來，沒頭沒腦亂敲。月英疼痛難忍，只得叫道：「母親饒恕則個。待我明日去便了。」焦氏放下月英，向玉英道：「不教你去，是我的好情了，反來放屈阻撓？」拖翻在地，也吃一頓木柴。到次早，即趕逐月英出門求乞。月英無奈，忍恥依隨。自此日逐沿街抄化。若足了這五□文，還沒得開口；些兒欠缺，便打個半死。

光陰如箭，不覺玉英年已一□六歲。時直三月下旬，焦榕五□壽誕，焦氏引著亞奴同往祝壽。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，止留玉英看家。玉英讓焦氏去後，掩上門兒，走入裡邊，手中拈著針指，思想道：「爹爹當年生我姊妹，猶如掌上之珠，熱氣何曾經呵一口。誰道遇著這個繼母，受萬般凌辱。兄弟被他謀死，妹子為奴為丐，一家業弄得瓦解冰消，淪落到恁樣地位，真個草菅不如。尚不知去後，還是怎地結果？」又想道：「在世料無好處，不如早死為幸。趁他今日不在家，何不尋個自盡，也省了些打罵之苦？」卻又想到：「我今年已□六歲了。再忍耐幾時，少不得嫁個丈夫，或者有個出頭日子，豈可枉送這條性命？」把那前後苦楚事，想了又哭，哭了又想。

直哭得個有氣無力，沒情沒緒。放下針指，走至庭中，望見間壁園內，紅稀綠暗，燕語鶯啼，游絲斜裊，榆莢亂墜。看了這般景色，觸目感懷。遂吟《送春詩》一言。詩云：

柴扉寂寞鎖殘春，滿地榆錢不療貧。
雲鬢衣裳半泥土，野花何事獨撩人。

玉英吟罷，又想道：「自爹爹亡後，終日被繼母磨難，將那吟詠之情，久已付之流水。自移居時，作了《別燕詩》，倏忽又經年許。時光迅速如此。」嗟嘆了一回，又恐誤了女工，急走入來趨趕，見桌上有個帖兒，便是焦榕請妹子吃壽酒的。

玉英在後邊裁下兩摺，尋出筆硯，將兩首詩錄出，細細展玩，又嘆口氣道：「古來多少聰明女子，或共姊妹賡酬，或是夫妻唱和，成千秋佳話。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！埋沒至此，豈不可惜可悲。」又傷感多時，愈覺無聊。將那紙左摺右摺，隨手摺成個方勝兒，藏於枕邊，卻忘收了筆硯，忙忙的趨完針指。

天色傍晚，剛是月英到家。焦氏接腳也至，見他淚痕未乾，便道：「那個難為了你，又在家做妖勢？」玉英不敢回答，將做下女工與他點看。月英也把錢交過，收拾些粥湯吃了。又做半夜生活，方才睡臥。

到了明日，焦氏見桌上擺著筆硯，撿起那帖兒，後邊已去了幾折，疑惑玉英寫他的不好處，同道：「你昨日寫的是何事？快把來我看。」玉英道：「偶然寫首詩兒，沒甚別事。」焦氏嚷道：「可是寫情書約漢子，壞我的帖兒？」玉英被這兩句話，羞得徹耳根通紅。焦氏見他臉漲紅了，只道真有私情勾當，逼他拿出這紙來。又見摺著方勝，一發道是真了，尋根棒子，指著玉英道：「你這賤人恁般大膽。我剛不在家，便寫情書約漢子。快些實說是那個？有情幾時了？」玉英哭道：「哪裡說起。卻將無影醜事來航。可不屈殺了人。」焦氏怒道：「賊證現在，還要口硬。」提起棒子，沒頭沒腦亂打，打得玉英無處躲閃，掙脫了往門首便跑。焦氏道：「想是要去叫漢子，相幫打我麼？」隨後來趕。不想絆上一交，正磕在一塊磚上，磕碎了頭腦，鮮血滿面，嚷道：「打得我好。只教你不要慌。」月英上前扶起，又要趕來，倒虧亞奴緊緊扯住道：「娘，饒了姐姐罷。」那婆娘恐帶跌了兒子，只得立住腳，百般辱罵。玉英閃在門旁啼哭。

那鄰家每日聽得焦氏凌虐這兩個女兒，今日又聽得打得利害，都在門首議論。恰好焦榕撞來，推門進去。那婆娘一見焦榕，便嚷道：「來得好。玉英這賤人偷了漢子，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樣。」焦榕看見他滿面是血，信以為實，不問情由，搶過焦氏手中棒子，趕近前，將玉英揪過來便打。那鄰家抱不平，齊走來說道：「一個□五六歲女子家，才打得一頓大棒，不指望你來勸解，反又去打他。就是做母舅的，也沒有打甥女之理。」焦榕自覺乏趣，撇下棒子，逕自去了。那鄰家又說道：「也不見這等人家，無一日不打罵這兩個女兒。如今一發連母舅都來助興了。看起來，這兩個女子也難存活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若死了，我們就具個公呈，不怕那姓焦的不償命。」焦氏一句句聽見，鄰家發作，只得住口，喝月英推上大門，自去揩抹血污，依舊打發月英出去求乞。

玉英哭了一回，忍著疼痛，原入裡邊去做針指。那焦氏恨聲不絕。到了晚間，吞聲飲泣，想道：「人生百歲，總只一死，何苦受恁般恥辱打罵。」等至焦氏熟睡，悄悄抽身起來，扯下腳帶，懸樑高掛。也是命不該絕。這倒虧了晚母不去料理他身上，莫說衣衫襤褸，只這腳帶不知纏過了幾年頭，布縷雖連，沒有筋骨。一用力，就斷了。剛剛上吊，撲通的跌下地來。驚覺月英，身邊不見了阿姐，情知必走這條死路，叫聲：「不好了。」急跳起身，救醒轉來。兀自嗚嗚而哭。那焦氏也不起身，反罵道：「這賤人。你把死來詐我麼？且到明日與你理會。」

至次早，吩咐月英在家看守，教亞奴引著到焦榕家裡，將昨日鄰家說話，並夜來玉英上吊事說與。又道：「倘然死了，反來連累著你。不如先送到官，除了這禍根罷。」焦榕道：「要擺布他也不難。那錦衣衛堂上，昔年曾替他打幹，與我極是相契。你家又是衛籍，竟送他到這個衙門，誰個敢來放屁。」

焦氏大喜，便教焦榕央人寫下狀詞，說玉英奸淫忤逆，將那兩首詩做個執證，一齊至錦衣衛衙門前。焦榕與衙門中人，都是廝熟的，先央進去道知其意。

少頃升堂，准了焦氏狀詞，差四個校尉前去，拘拿玉英到來。那問官聽了一面之詞，不論曲直，便動刑具。玉英再三折辯，哪裡肯聽。可憐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招，擬成刷罪，發下獄中。兩個禁子扶出衙門，正遇月英妹子。原來月英見校尉拿去阿姐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急忙鎖上門兒，隨後跟來打探。

望見禁子扶挾出來，便鑽向前抱住，放聲大哭，旁邊轉過焦氏，一把扯開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家裡也不顧了，來此做甚。」

月英見了焦氏，猶如老鼠見貓，膽喪心驚，不敢不跟著他走。

到家又打勾半死，恨道：「你下次若又私地去了看了這賤人，查訪著實，好歹也送你到這所在去。」月英口雖答應，終是同胞情分，割捨不下。過了兩三日，多求乞得幾□文錢，悄悄地逕到監門口，來探望不題。

再說玉英下到獄中，那禁子頭見他生得標緻，懷個不良之念，假慈悲，照顧他，住在一個好房頭，又將些飲食調養。

玉英認做好人，感激不盡。叮囑他：「有個妹子月英，定然來看，千萬放他進來，相見一面。」那禁子緊緊記在心上。至第四日午後，月英到監門口道出姓名，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。兩下悲號，自不必說。漸至天晚，只得分別。自此月英不時進監看覷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禁子貪愛玉英容貌，眠思夢想，要去奸他。一來耳目眾多，無處下手；二則恐玉英不從，喊叫起來，壞了好事。提空就走去說長問短，把幾句風話撩撥。玉英是聰明女子，見話兒說得蹊蹺，已明白是個不良之人，留心提防，便不□分招架。

一日，正在檻上悶坐，忽見那禁子輕手輕腳走來，低聲啞氣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小娘子可曉得我一向照顧你的意思麼？」玉英知其來意，即立起身道：「奴家不曉得是甚意思。」那禁子又笑道：「小娘子是個伶俐人，難道不曉得？」便向前攬抱。玉英著了急，亂喊：「殺人！」那禁子見不是話頭，急忙轉身，口內說道：「你不從我麼？今晚就與你個辣手。」玉英聽了這話，捶胸跌腳的號哭，驚得監中人俱來觀看。玉英將那禁子調戲情由，告訴眾人。內中有幾個抱不平的，叫過那禁子說道：「你強奸犯婦，也有老大的罪名。今後依舊照顧他，萬事干休；倘有些兒差錯，我眾人連名出首，但憑你去計較。」那禁子情虧理虛，滿口應承，陪告不是：「下次再不敢去惹他。」正是：

羊肉饅頭沒得吃，空教惹得一身羶。

玉英在獄，不覺又經兩月有餘，已是六月初旬。原來每歲夏間，在朝廷例有寬恤之典，差太監審錄各衙門未經發落之事。凡事枉人冤，許諸人陳奏。比及六月初旬，玉英聞得這個消息，想起一家骨肉，俱被焦氏陷害，此番若不伸冤，再無昭雪之日矣。遂草起辨冤奏章，將合家受冤始末，細細詳述。教月英齎奏，其略云：

臣聞先正有云：五刑以不孝為先，四德以無義為恥。故竇氏投崖，雲華墜井。是皆畢命於綱常，流芳於後世也。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，先娶臣母，生臣姊妹三人，及弟李承祖。不幸喪母之日，臣等俱在孩提。父每見憐，仍娶繼母焦氏撫養。臣父於正德四年七月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。天禍臣家，流移日甚。臣年六，未獲結縵。姊妹伶仃，子無依荷。標梅已過，紅葉無憑。嘗有《送春詩》一絕云云，又有《別燕詩》一絕云云。是皆有感而言，情非得已。奈母氏不察臣衷，疑為外遇，逼舅焦榕，拏送錦衣衛，誣臣奸淫不孝等情。問官味臣事理，坐臣極刑。臣女流難辨，俯首聽從。蓋不敢逆繼母之情，以重不孝之罪也。邇蒙聖恩熟審，凡事枉人冤，許諸人陳奏。欽此欽遵。故臣不禁生樂生之心，以冀超脫。臣父本武人，頗知典籍。臣雖妾婦，幸領遺教。臣繼母年二，有弟亞奴，生方週歲。母圖親兒蔭襲，故當父方死之時，計令臣弟李承祖歲孩兒，親往戰場，尋父遺骨，陷之死地，以圖己私。幸賴天佑父靈，抱骨以歸。前計不成，仍將臣弟毒藥身死，支解棄埋。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為人婢，李月英屏去衣食，沿街抄化。今將臣誣陷前情。臣設有不才，四鄰何不糾舉？又不曾經獲某人，只憑數句之語，尋風捉影，以陷臣罪。臣之死，固當矣。歲之弟，有何罪乎？數歲之妹，有何辜乎？臣母之過，臣不敢言。《凱風》有詩，臣當自責。臣死不足惜，恐天下後世之為繼母者，得以肆其奸妒而無忌也。伏望陛下俯察臣心，將臣所奏付諸有司。先將臣速斬，以快母氏之心。次將臣詩委勘，有無事情。推詳臣母之心，盡在不言之表。則臣之生平獲雪，而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下矣。

這一篇章疏奏上，天子重瞳親照，憐其冤抑，倒下聖旨，著三法司嚴加鞫審。三法司官不敢怠慢，會同拘到一千人犯，連桃英也喚至當堂，逐一細問。焦氏、焦榕初時抵賴，動起刑法，方才吐露真情，與玉英所奏無異。勘得焦氏叛夫殺子，逆理亂倫，與無故殺子孫輕律不同，宜加重刑，以為繼母之戒。焦榕通同謀命，亦應抵償。玉英、月英、亞奴發落寧家。

又令變賣焦榕家產，贖回桃英。覆本奏聞，請旨。聖天子怒其兇惡，連亞奴俱赦即日處斬。玉英又上疏懇言：「亞奴尚在襁褓，無所知識。且係李氏一線不絕之嗣，乞賜矜宥。」天子准其所奏，詔下刑部，止將焦榕、焦氏二人綁付法場，即日雙雙受刑。亞奴終身不許襲職。另擇嫡枝次房承蔭，以繼李雄之嗣。玉英、月英、桃英俱擇士人配嫁。至今《列女傳》中載有李玉英辨冤奏本，又為讚云：

李氏玉英，父死家傾。《送春》《別燕》，母疑外情。置之重獄，險羅非刑。陳情一疏，冤滯始明。

後人又有詩嘆云：

昧心晚母曲如鉤，只為親兒起毒謀。

假饒血化西江水，難洗黃泉一段羞。